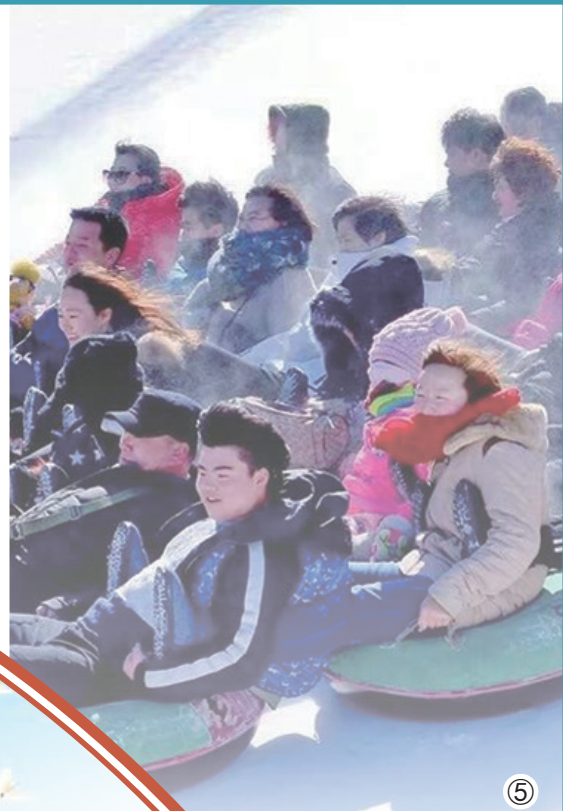




每一个人的新年

□赵培光



感谢雪花，飘飞着，飘舞着，若浪漫的信使，飘来了新年。赠给每一个人！

新年让生命喜不自胜，一切都是新的。即使不守岁，即使不听钟声，都将从“新”开始。当然，站在元旦这枚硬币上，展望携手回望，回望协同展望，好上加好了。何以辞旧？何以迎新？弗如向雪花学习。

过日子，一天一天过，一月一月过，一年一年过。一年算一小账，账面上是一匹马还是一头牛？是一片流云还是一朵浪花？是一支弓箭还是一只蜻蜓？人生算不了大账，自作多情而已。

饥饱也一年，穷富也一年，冷暖也一年，悲欣也一年。

无非三餐四季，无非小雪大雪……

不得不承认，再怎样用尽心力，注定没办法掏空新年。非矿，非窖，非实体经济，新年的意味如何掏空？掏得空？意味太虚太幻太虚幻，蹉跎便也蹉跎了，下一个新年等候呢！

时间最公平的。上至圣人，下至凡人，每一个人都增长一岁。

一岁里，万千风貌，万千滋味。落到个人头上，则成了一己的欢笑、一己的泪水、一己的欢笑与泪水。看得见的是烟雨，看不破的是红尘。怕什么？怕误会。成年人的世界里，误会之殇重于刚蹭之伤，以至“人面不知何处，绿波依旧东流”。半实半虚中，昨也未“是”，今也未“非”。潜意识逍遥：世道好，人心好；人心好，世道好。

岁月长河，陪岁月走着，伴长河漂着，习惯了庸常状态。我的常态是：任凭内心汹涌，流出来，却是潺潺溪水。

比不上，洋洋洒洒雪花飘。

孩子在雪花中快快活活，禁不住唱起了《成语拜新年》：“一祝爷爷奶奶福如东海，二祝姥姥姥爷寿比南山，三祝叔叔阿姨财源滚滚，四祝爸爸妈妈健康如意，五祝哥哥姐姐学习进步，六祝弟弟妹妹岁岁平安，七祝小朋友们健康成长，八祝家人朋友身体安康，九祝中国妈妈繁荣昌盛，十祝全国人民和和美美。”

成年人的新年，祝福却不肯残缺。金戈铁马固然气壮山河，峰回路转难免逸兴遄飞。此刻，我心头悬垂两个瓶子。一瓶装着浊水，曰旧年；一瓶装着清水，曰新年。浊因沉淀而清，清因浮泛而浊。有位北漂7年的女孩，两月前被公司裁员，索性回农村老家，与年迈的养父母素生素活。她曾经那么迷恋京城，哪怕做一辈子程序员。日升又日落，实在谈不上辛酸，或许有些许不甘。祝福她！祝福她什么呢？

她是她的她。我是我的我。父母谢世十三年，孤独偶尔侵袭我。幸好，手足们互为磐石，互为底座。日历一页页，有的新知上线了，有的旧雨下线了，我依然故我。何况：“有时候，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。”秋日里，追剧《沉默的荣耀》，边看边下意识地想，如果身为吴石，我会如何又将如何？余下的生活剧，瞭瞭片段，识个熟面孔。新年到，刹车，停。

轻飏，轻飏，轻飏，雪花轻飏，撩拨着情怀。那么清，那么纯，在脑际浮来荡去，全是亲朋好友的面孔，及身影。

比雪花还性急的香山居士，先天空一步，替我发出邀约：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

好啊！当然好啊！

“所有的日子，所有的日子都来吧，让我编织你们，用青春的金线，和幸福的瓔珞，编织你们。有那小船上的歌笑，月下校园的欢舞，细雨蒙蒙里踏青，初雪的早晨行军，还有热烈的争论，跃动的、温暖的心……”王蒙年过九旬了，我

年过六旬了，谁老了也哄不住青春，更怀旧，更念新，更风雷激荡。

好消息接二连三，勾动我的心弦。2025年12月31日晚7点，吉林省音乐厅将举办“新年音乐会暨冰雪交响音乐会”。这座建筑，修缮后将在那一天正式亮相。曾经，我一直叫它春城剧场。我对“维也纳新年音乐会”情有独钟，那阵仗，那旋律，让我透过电视机入情入境。得寸亦进尺，愿只愿全新的吉林省音乐厅，送我一程再送我一程，去领略那美妙无极限的艺术仙境。

1986年5月吧，单位分房。我资历尚浅，一个三口小家，调了个9.6平方米的厨卫，并且与邻居共用厨房，很憋屈。还好，出门就是重庆路，路的斜对过就是春城剧场。那里演什么电影，或搞什么活动，没想也知道。搬家后，再路过那里，总不忘瞧它几眼。这不，听说改建音乐厅了，还惦记去开开心。如此这般，近似出神入化。恍惚间，就感觉一场视听盛宴在饱我的眼福、饱我的耳福、饱我的灵魂之福呢！

片刻，进入公园。里面汇集了216个国家和地区万余件(组)艺术作品，形形色色，引我一路看下去，无愧于文旅融合胜地。前次看雕塑，还在暖秋，今次入寒冬了。我好奇，总想看出些作品在两个季节的细微差别来，意犹未尽。譬如：马蒂斯·格雷斯沙的《采琥珀的女孩》、汤姆·克雷的《母爱》、袁波洋的《游春》、廖鹏程的《最后一个玩笑》、金光羲的《童心》、大卫·麦克格林的《生命之树》、海蒂·盖姆斯的《鼓手》、安东尼斯·米罗迪亚斯的《雅典论坛》、潘鹤的《从荒原开出生路》、汉娜·耶罗奈克的《美丽》等等。以石材，以钢材，以木材，异乎寻常地托举着人类大主题：为友谊的友谊，为和平的和平，为春天的春天。当然，最抢眼眼的还是奥古斯特·罗丹的《加莱义民》《青铜时代》《思想者》三件作品。我是外行，知道好，不知道多好。恋恋目光，切切情肠，似乎听见雕塑在说话……

这一个新年，算我提前犒赏自己了。

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”。人啊人，不同的人“速写”不同的人世间。我呢，我这一年里，大不同是我有兴致料理花草草了。摆摆盆，浇浇水，看看光照度。

我进步了是

吗？

不过，不过是想收收散放的灵魂。

大前天，傍晚时分，坐地铁一号线。拥挤的车厢里，听到有手机响铃。身边的中年男接起来，那头问

“干吗呢？”这头答“干活去！”之后便挂断了。蓦地，轮到我犯寻思了。于此岁尾，全体乘客都会有人来问，都会有活去干？一时无法确定，也不敢确定。

那么，我有什么人问啊？

那么，我有什么活干啊？

小小角色，小小心思。草民不畏草，不奢求活成神话，活成“大白话”就好。老实说，如果我是个厨师，更可能绕过“八大菜系”，下家常菜的功夫，好看，好吃，平民风。

借用《后汉书·陈蕃传》里那个典故：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

远的且搁置，百余年，人心茫茫，事文学何必做鲁迅？事教育何必做蔡元培？事铁路何必做詹天佑？事地质何必做李四光？过尽千帆万帆，做谁呢？做自己呗！

要就要幸福，要就要接近幸福。不灰心！



东北风

恭祝读者朋友新年好

王淮 作

那……不是吗？那……不是《春之声圆舞曲》《蓝色多瑙河圆舞曲》《拉德斯基进行曲》吗？

生活无外乎生活，不演电影不演电视剧。大时代，躬逢盛世，政通人和，清风朗月，山高水远，多么不肯断舍离。

有轨无轨，看个人。在我，寻情找趣的好去处，大抵是公园。长春的公园多，没去过的少。究竟寻找到了多少情趣呢？天不知，地不知，我也不知。

新年前，特意又去逛长春国际雕塑公园。几十次总有了吧？此番，西门前广场，巨大的雪雕《马踏瑞雪》已崭露5个昂扬的头，栩栩如生，嘶天状。据美工介绍，其用雪量达2500立方米，再有几天就能够完成，必须给出个辞旧迎新的仪式感。我驻足

与其“至此鲜花赠自己”，毋宁“纵马踏花向自由”。

当爱遇到山，山会越来越生动；当爱遇到水，水会越来越清澈；当爱遇到云，云会越来越飘逸；当爱遇到星，星会越来越灿烂；当爱遇到盘点，盘点会越来越欢喜。

哪怕卑微，混沌，沮丧。

哪怕迷惘，抱愧，遗憾。

尽管战争持续，尽管灾难频频，尽管疾病纠缠，尽管还有痛不欲生的挣扎，尽管还有苦不堪言的熬煎……

用我们的“新桃”换我们的“旧符”。

每个人的生活有每个人的盈亏，试问谁是谁。努力了，不后悔，后悔的一定是不努力了。

好高骛远风飘絮，零星碎紫雨打萍。

云上的2025，雪上的2026，消逝今融化今，兴许以非虚构的方式唤醒众生：得过，且过，与世界和解，与自己和解，与“一切的一切”或“一切的一切”和解。

老老老情，归结为痴妄。

从微观抵达宏观，从宏观抵达微观。

大师施蛰存在位时，《文汇报》策划“百年梦想”专版，名流社会名流文，畅谈世纪以后的中国模样。时光变迁，百年如期而至，超然于文墨浮光之上的，分明是一个昔念未及的斑斓社会。回到个人身上，再赤诚，再热烈，也是缥缈的，缥缈缥缈。勾画出来的自己，恐怕连自己都莫名其妙。如何是好呢？慢慢地，慢慢地，转清纯而沧桑，此行不虚。

有些记忆泛着光，已够暖人了。

该去的，隐约而去；该来的，绰约而来。元旦既为封面，元旦又为封底。去繁就简，前有“内容提要”了：“若说年是卷，月是它的页，星期是它的行，日子是它的标点。”这种意象式的传达，如阅读导航，昨一个年份渐行渐近，今一个年份渐行渐近。

迎接我吧，新年；迎接我吧，太阳！

本版图片由吉林省女摄影家协会提供

- ①王月清 摄
- ②李姝娴 摄
- ③赵立菊 摄
- ④董颖 摄
- ⑤董丽君 摄
- ⑥赵娟娟 摄
- ⑦孙喜华 摄

责任编辑：刘怀 王小微